



离开了，就不再是恋人



茫然的未来

我与小恬(化名)的恋爱，起初是一场游戏，结局是撕心裂肺的痛。

那是混沌不堪的大三。周围的同学好像突然之间就被“分门别类”了：考研的考研，出国的出国，还有人整天抱着一本应考公务员的书。

回想自己，当年读高中时一心只想考上好大学，如今，却不知道自己未来适合做什么。

我不喜欢做学术研究，所以考研还是算了；我的英语不好，家里条件一般，出国便被我排除了；我不喜欢一辈子闷在机关大楼里，公务员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

我到底能做什么？

无所事事又忧心忡忡的感觉是最痛苦的。下了课，我整日闷在宿舍里，打开电脑，不是玩游戏，就是找人聊天。

虚拟世界的放纵，让我暂时抛却了现实的烦恼。

有一天晚上，母亲打电话来说，她朋友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就被一家大企业录取，她的女朋友长得漂亮，家境又好，看看人家……

从小到大，母亲总是用别人家的孩子多么多么优秀，来激发我的斗志，可是每次的效果就是让我变得消沉与挫败。

母亲后面的话，我没有再听下去，只是敷衍几句就挂了。

此时，电脑屏幕上不断闪烁的群消息，让我有了一个念头。

拙劣的伎俩

我在一个有几百个人的同城游戏群里浏览着，看到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，就进去跟人家打招呼，并自报家门。

然而，这样“普遍撒网”追女孩的方法真是既拙劣又不真诚，联系了不少女孩，很多人根本没有搭理我。

我有些泄气，也许我真的只是个失败者吧，连追女孩也那么不得要领。

第二天，有个QQ名叫“甜甜圈”的女孩回应了我：“你很喜欢玩游戏吗？”

我便跟她聊起来，她似乎对游戏很感兴趣，一直问我跟游戏有关的问题，但对游戏又知之甚少。

我不禁对她好奇起来，想让她多聊聊自己。她也不推脱，很爽朗地介绍起自己。她叫小恬(化名)，刚读大一，中文系，在离我学校不远的地方念书。

“有空一起出来吃个饭吧，师兄告诉你如何把握大学时光。”也只有在这种刚踏入校门的小师妹面前，我才能自欺欺人地倚老卖老。

小恬爽快地答应了。我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，不像有些女生扭捏作态，假装矜持。

“明天中午11点来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见面吧，我相信你能找到的。”

看到这句话，我有些莫名

的紧张。没想到，这么快就步入正轨了：聊天、见面、吃饭、看电影……

留下来陪她

小恬的学校很大，我找了好久，才看到“图书馆”三个鎏金大字掩映在枝繁叶茂的两棵大树间。

有个女孩背对着我，翻着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她就是小恬。淡蓝色的针织衫，浅蓝色的牛仔裤，披肩中短发清爽利落地散着。

我打了个电话给小恬，那个女孩的手机响了，就是她。

她看到了我，站起身来，冲我笑着。高高瘦瘦的个子，阳光的笑容。我的喉咙有些紧，很不自然：“去哪里吃饭？”

那顿饭，我根本没有讲什么大学生活的经验。事实上，大学的前两年都是浑浑噩噩度过的，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剩下的两年。

“对了，你为什么对游戏那么感兴趣？你也玩游戏吗？”快吃完了，我才想到这么一个话题。

“我从来不玩游戏，其实我最近在写一个小说，小说中有个人物是玩游戏的。我没什么经验，就加了游戏群，还到处问人，你就是主动来跟我提供素材的。”

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那么容易“上钩”。这句心里话，当然不能说出来。

看到她天真的笑容，那些曾经有过的邪恶的念头都没了，我只想让这个女孩永远这么开心下去。如果上天能给我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地呵护她。

回到宿舍，我的脚步不由

得轻快了。室友看到我，捶了我一拳：“泡妞成功啦？”

我忽然恼怒了，我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我和小恬的关系。我那么患得患失，锱铢必较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喜欢上小恬了。

假面的告白

我很想每天见到小恬，又怕节奏太快惊扰了她。于是不愠不火地在QQ上跟她聊着。

有一天，她告诉我，晚上大一的新生们要在操场举行假面联谊会，问我要不要去。

“当然去啦！”我兴奋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。

那天傍晚，我刚进操场，有人就递给我一个夸张的面具，蝴蝶形状的。我傻傻地戴上，有些别扭，发现周围的学生都戴着。

我跟小恬只见过一面，灯光昏黄，戴着面具的年轻学生长得都差不多，我无法分辨哪个是她。

我正要摸索手机，有个穿牛仔裤的女孩朝我缓缓走来。身材颀长，腰肢款摆，笑得很甜，这就是小恬吧。

那天，她穿的牛仔裤紧身合体，膝盖上方的位置缀着绚烂的亮片。我一下子迷住了，不由自主地说了句：“好美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小恬有收藏牛仔裤的癖好，她喜欢各式各样的牛仔裤，很少穿裙子。

那晚的联谊会上有什么活动，我早已遗忘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。

她很爱玩，玩起来很疯，我就陪着她玩，看着她大笑，真希望生活永远是那样无忧无虑。

那天以后，我们便在一起了。月光下，年轻的心灵，慢

慢地靠近。

小恬后来写了个小说，里面玩游戏的学生原型就是我。这篇小说发表在校刊上，是我们恋爱的纪念。

相反的列车

她大一，我大三。她大二，我毕业。为了她，我留在了那个城市打拼。

工作后，我跟她约会的时间少了许多。有时候加班加点，我就没办法跟她见面了。

她抱怨过，哭泣过，可是她自己也知道，我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天天黏在一起了。

我也无能为力，只好安慰她，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“等你也工作了，忙起来了，你就会理解我。”

我们吵得最凶的一次，是她不小心崴伤了腿。她打电话给我，让我马上送她去医院。

可是我的工作单位离她学校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，等我赶到也来不及了。我便让一个留校任教的同学送她去医院。

傍晚，我看她，她气得不肯见我。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她终于接了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工作真的比我重要吗？”

其实工作只是养家糊口的活计，怎么可能跟她比。我只是担心她的腿伤，经不住一个多小时的等待，才让别人先送她去医院。我忙完工作，马上就赶过去看她，却被她误解成不关心。

男人与女人的思维真是不同，也许我最大的错，就是太理智了，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。

她好几天不肯理我，我只好托宿管阿姨给她送零食。

我以为她是因为太在乎我，才撒娇任性、无理取闹，没想到，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早已出现了裂缝。

那次冷战后，我们又和好了。分分合合，吵吵闹闹，也许是每对情侣的常态。

她大学毕业后，也留在了那个城市。可是我们的距离，变得更远了，每天只要有一个加班，基本就没法约会。

我们像两列相反方向的列车，渐行渐远。

去年，父母看我工作没什么起色，让我回宁波发展。我问小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去，她摇摇头：“我工作得很开心，不想换。”

她送我到火车站，火车开动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眼睛潮红了。我不敢看下去，自己也偷偷抹泪。也许我们都明白，这一去，很难再相聚了。

回到宁波，我还是保持每天给她一个电话的频率，但是她的话越来越少，有时候直接说“有事先挂了”，或是不接。

有一天，她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QQ信息，其他的我都记不住了，只记得她说：“离开的就不是恋人。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一定不会扔下我一个人就走。我已经找到更爱我的男人，祝我们幸福吧。”

我知道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

倾诉人：文刚（化名），男

年龄：26岁

记者：陈也皓

插画：章丽珍

倾诉热线：87682535 15888563497

倾诉邮箱：dnsbqg@126.com

倾诉QQ群：78365797

公众微信号：dnsbqg

■男女正当时

为了等你，我错过了等我的人

很多时候，看得太透反而不快乐，倒不如幼稚得没心没肺。相亲也是一样，大家用设定的条条框框去严格比对相亲的人选，却往往忽略开始的一点好感以及情感中的不可理喻。星空见过太多遗憾的例子，也明白为人生负责的原则，但是，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，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，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金小姐，1989年，高1.61米，重48公斤，本科，公务员，年薪10万元。

白皙秀丽，为人处世张弛有度，很知性；长发，写散文，渴望热情如火的爱恋。

刘先生，1988年，高1.8米，重70公斤，本科，银行，年薪10万元。

一表人才，很有冲劲的阳光小伙；篮球健将，已备房车，喜欢脾气好品格好的女孩。

冯小姐，1988年，高1.62米，重48公斤，本科，公务员，年薪10万元。

长发飘飘，温婉可人，音乐才女所以气质优雅；爱好摄影，羽毛球高手，寻找对的人。

吴先生，1985年，高1.72米，重65公斤，本科，公务员，年薪10万元。

有房有车，朴实稳重的双眸不时流露精明干练的光芒；喜欢旅游健身，摄影高手。

林先生，1983年，高1.70米，重55公斤，硕士，教师，年薪10万元。

小伙子海归硕士，家境优越，严谨规矩养成彬彬有礼的性格；喜欢活泼阳光的女孩。

蔡小姐，1982年，高1.62米，重48公斤，硕士，银行，年薪12万元。

离异带一女儿，有思想有内涵，外表清丽；家境优越，要求简单，要有担当。

月老星空婚恋工作室不断壮大，诚招热情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。

月老星空：80后水瓶男，学过几年心理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热衷并擅长乱点鸳鸯谱。我的相亲口号是：只找有“嫁”值的人！如果你想交友相亲告别单身，欢迎和我联系。

QQ：425610150

微信：yuelaoxingkong

月老星空

安全·高品质的交友婚介服务

亮点：爱情定制+高端会员

电话：86657331 13362456652

地址：海曙江厦街19号江厦银座四楼4-9室

（江厦公园公交站旁）